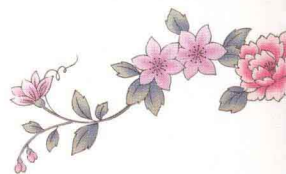


漓江年选 品质阅读 恒久珍藏

2013

中国作协《小说选刊》选编

2013中国年度短篇小说



王 蒙《明年我将衰老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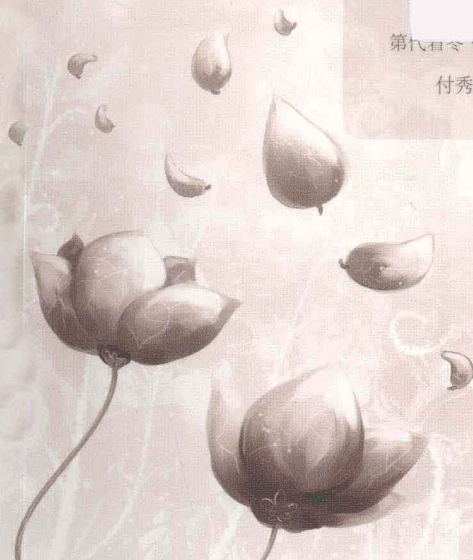
铁 凝《铁凝短篇二题》

毕飞宇《大雨如注》

范小青《真相是一只鸟》

第代有令《加空月元的眸眸》

付秀莹《曼啊曼》



漓江出版社

2013中国年度短篇小说

中国作协《小说选刊》选编

◆ 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13 中国年度短篇小说 / 小说选刊选编. — 桂林: 漓江出版社,
2013.12

ISBN 978-7-5407-6860-7

I. ①2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73708 号

2013 中国年度短篇小说

选编者 中国作协《小说选刊》

责任编辑 庞俭克 申 晶

封面设计 石绍康

责任监印 周 萍

出版人 郑纳新

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

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

邮 编 541002

发行电话 0773-2583322 010-85893192

传 真 0773-2583000 010-85890870

邮购热线 0773-2583322

电子信箱 ljcbbs@163.com

<http://www.Lijiangtimes.com.cn>

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印 制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15×960 1/16

印 张 16.25

字 数 267千字

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

印 次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07-6860-7

定 价 30元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目 录

给哥打家具	玉 荷 (1)
大雨如注	毕飞宇 (11)
继 父	杨恩芳 (26)
明年我将衰老	王 蒙 (34)
路 神	冉正万 (50)
透 明	蒋一谈 (65)
那些月光的碎屑	第代着冬 (81)
群委书记	罗 门 (96)
穿军装的牧马人	曾 剑 (112)
铁凝短篇二题	铁 凝 (126)
真相是一只鸟	范小青 (140)
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	艾 伟 (152)
她的名字	苏 童 (163)
给我一个理由	李治邦 (178)
自留地	周建达 (195)
老桂家的鱼	南 翔 (205)
曼啊曼	付秀莹 (221)
一根细麻绳	庞余亮 (234)
胡石论	曾楚桥 (244)
附 录	(256)

给哥打家具

玉 荷^①

1

我们张家营子这里，管男的结婚叫娶媳妇。

娶媳妇一般都在冬天。

麦子种上了，萝卜刨完了，白菜进窖了，猪饲料弄好了，窗户糊上了，炉子点着了，忙活了一年了，闲下来了，该考虑孩子的婚事，给孩子娶媳妇成家了。

便割上一刀肉，买上两瓶酒，或拿上几把挂面，提溜上几斤鸡蛋，找媒人，让去女的那边，看把孩子的婚事办了。

媒人一般都是娘儿们，平时很少参加生产队的劳动，凭着一张巧嘴，专门给姑娘小伙子撮合姻缘。别的事情她们可能知道得不多，但谁家的姑娘多大了，谁家的小子该找媳妇了，绝对一清二楚，了如指掌。

媒人看看送来的东西，从炕笤帚上掐下一根笤帚苗，剔着牙，答应了。

于是，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，媒人打扮齐整，头发上带着梳子梳理的齿印，左手拿着一方手绢，右手提着个提兜，扭着腰肢，到女的那边去了。

① 玉 荷 本名路玉河，山东淄博人，在某石化企业工会供职，曾在《山东文学》《安徽文学》《北方文学》《朔方》等发表小说作品，有长篇小说和小说集出版，山东作协会员。

拉着女方母亲的手，老嫂子大兄弟媳妇地叫，亲热得不能再亲热，说一大堆姑娘大了外向，不中留，该办事儿了，那边的爷爷年龄也大了，等着看孙子了什么的话，叫人感觉到一切都是掏心掏肺地为了双方好。母亲便答应下了。媒人趁热打铁，问，那啥时候让他们登记呀？母亲就说，那边定吧！媒人等的就是这句话哩，也不吃饭，倒腾着脚板，赶紧往回返。

那边同意了，这边立即着手忙开了。

得收拾房子，打家具，问厨师，磨面，买酒，事儿多着呢。可着劲地忙，都忙不利落。哪个地方考虑不到，就会出现闪失。

单说打家具吧，是用楸木，还是槐木，杨木，抑或是梧桐木？每一种木头，木料不一样，做出的家具，档次也各不相同，虽然会用油漆漆过，一样的齐整，一样的新鲜，但明眼人一瞅，还是小葱拌豆腐，一清二白。

楸木的最好了，木料细腻，花纹漂亮，结实耐用，不裂缝，不变形，搬挪起来还不太沉。槐木的一般，结实倒是结实，但做出的家具太沉。杨木、梧桐木的，最差，用指甲抠抠，都能抠下木渣来，稍微一受潮，或者遇一下高温，不是裂了，就是变形了，整个家具就瞎了，除非家境太差的，一般不用。

木料定下了，橱子打几个，箱子扣几对，椅子桌子雕不雕花，床带不带顶，都有讲究。

还得寻木匠，有的木匠，椅子是强项，有的木匠，桌子是强项，有的木匠，做橱子最拿手，有的木匠，尽管没有最拿手的，但哪一样也都过得去，到底请哪个？本村的还是外村的？

我哥重庆 1975 年结婚打家具时，用的木料是楸木为主，掺杂着少许的槐木、榆木，还有香椿芽木。槐木、榆木、香椿芽木基本都是我们自己家的，怕不太足，父亲到集上买了一点。楸木是母亲到娘家要来的。我们家没有楸树，娘家有两棵。为了这事母亲跑了好几趟。

主要是我舅不太乐意。说要留着给他们爱军打家具。

母亲说爱军还小，才十三，打家具还早着来，你两棵哩，就要你一棵。我舅说到时想给爱军打全是楸木的。母亲一听，噢，敢情我们要一棵都不成，你却要给爱军打全是楸木的，恼了，说你这当舅的就是这么当的呀，啊？特别是这是给你大外甥重庆啊你知道不，如果你不给，让他全用些杂木打的家具结婚，你叫人家外人还怎么看我这个当娘的，不在背后里把脊梁骨都给戳烂了啊？母亲说，得，你不给，重庆结婚时你也甭五人

六地去坐席充大了。我们不要了。喊！离了你这棵楸树，还打不成楸木家具了吗？

说完，母亲走了。

母亲和父亲商量，看是不是再紧紧口，多吃些野菜，买点粮食，买块楸木。

父亲啪嗒啪嗒抽着烟，那就想办法买块吧！

谁想，我舅却把那棵最大的楸树刨了，用架子车给我们拉来了。那是三天后，他抹着头上的汗对母亲说，我寻思了，你对重庆尽心扒意，我也不能为了棵树，让人家笑话我这个当舅的。

2

木料有了。

木匠就找到了蔡家桥的蔡昌泰。

蔡昌泰的闺女蔡兰芳，是我们张家营子张仁虎的媳妇。论辈分，我叫蔡兰芳嫂子。蔡兰芳听说我们家要给我哥娶媳妇打家具，对我父亲说，叔，重庆打家具，叫宝他姥爷来就行。宝是蔡兰芳的儿子。我父亲一听，赶忙说，那太好了，到时就叫他姥爷。

蔡昌泰的木匠活，在我们这一片，不算最好的，但也不错，属中等偏上，能找上他，也算可以了。关键是我们家和张仁虎家关系不错，他们对那年我父亲救了他们的宝也一直心存感激。这样，蔡昌泰在干活时不会磨叽，一天是一天。否则，半个月的活，给你弄成二十天，你还真不好说什么，只能跟着忙活。再就是节约木料，能用的，他会费费工夫，想办法拾掇拾掇，都给你用上。另外，该给你凿隼的地方，他给你凿隼，而不是图省劲，给你砸钉子或粘水胶。做出来的家具结实。

我父亲咋还救了宝呢？说起来，就是那年春上的一天，张仁虎的儿子宝得脑膜炎了，张仁虎和蔡兰芳却以为是感冒，从村卫生室拿了几片感冒药给宝吃，结果可想而知。张仁虎两口子见不管用，以为是邪毛病，找来了邻村的神老婆子。我父亲从地里回来，见蔡兰芳正领着宝朝家里走，问怎么了，说是宝中邪了，要驱邪。父亲跟着去了。一看，宝脖子都挺了，急火火地说，还驱邪哩，赶紧去医院，赶紧。从村里借了两辆自行车，父亲和张仁虎倒换着，载着抱宝的，把宝送进了铁矿医院。我母亲娘家的一

个叔伯哥在医院里当医生。找到他，迅速展开抢救，把宝给治过来了，好了。

蔡昌泰做木匠用的工具，前一天的黄昏，就让我们村生产队赶马车的车把式给捎来了。车把式赶着马车到乌河拉沙子，正好路过蔡昌泰他们村。有铤、斧子、锯、扁铲、凿子、墨斗、拐尺什么的，一大堆。用一个专门的木盒子盛着。

第二天天不亮，蔡昌泰和一个年轻的徒弟骑自行车来了。自行车铃声中，父亲母亲寒暄着把他们迎进上房，倒上茶水，递上烟。他们烟吸了几口，水还没来得及喝，就来到院子里，拿出工具，在那堆木料面前开始忙活。他们用尺子量着，在木料上打上线，用锯把木料解板。

父亲和母亲在灶房里做饭，炒菜。馒头早就蒸好了，在面瓮里放着，馏一馏就行，菜也早买来了，有芹菜、芫荽、山药、土豆、蒜黄、肉、鱼、粉皮、蘑菇。

呱嗒，呱嗒，母亲坐在大灶前，头上顶着块蓝头巾，拉着风箱，热馒头，熬玉米粥。

哧啦，哧啦，父亲在小灶前，炆葱花，炒菜。

谁家的花猫闻着香味来了，在灶房的门口来回溜达。

我弟弟西安和妹妹玉贤蹲在小灶旁，看着父亲炸鱼。父亲见他们两个不错眼珠地看着锅里翻着油花的鱼，挑了两块小一些的，从锅里夹出来，在盘子里凉了凉，分给了西安和玉贤。他们还小，一个十二岁，一个十岁。当然，我比他们也大不了多少，十五。

饭菜好了。到吃饭时间了。父亲招呼蔡昌泰和徒弟吃饭。蔡昌泰和徒弟停止了手中拉着的大锯。徒弟解下腰上扎着的围裙，用围裙掸身上的锯末。蔡昌泰取下夹在耳朵上的铅笔，摘下袖子上的袖套，蹲在母亲兑了热水的脸盆前洗手。

饭在上房正面的方桌上。蔡昌泰，徒弟，还有父亲，围方桌而坐。我们在旁边的炕沿上，等他们吃完了再吃。母亲给他们盛碗，递馒头。

蔡昌泰谦让了一下，说一块吃吧。母亲说，我们不饿，你们先吃吧。蔡昌泰他们拿起馒头，吃起来。其实我们早已经很饿了，馋得口水都在嘴里打转转了，但馒头是只给木匠吃的，我们不能吃。菜也要等木匠吃剩下了，才能端到灶间里，然后就着锅里馏的窝头吃。我哥到四十里外的云河水库修水库去了，没在家。我，西安、玉贤直勾勾地看着木匠夹菜，吃馒头。

头，听着他们呼噜呼噜地喝粥，将夹进嘴里的芹菜嚼得噌嘎噌嘎地响。

蔡昌泰只吃了一个馒头，喝了一碗玉米粥，就把碗放下了。父亲给他递馒头，劝他再吃点，他抹抹嘴说，饱了，吃饱了，顺手摸起了方桌上的烟。徒弟见师父不吃了，也放下饭碗，说饱了。蔡昌泰对母亲说，赶紧和孩子们吃吧。然后看了眼徒弟，走，咱再接着解板？

蔡昌泰和徒弟一出去，我们唰地扑到了方桌旁。抓鱼的，夹菜的，都有。母亲瞅着我们，小声但又生气地说，端到灶间里，端到灶间里再吃。可我们哪还顾得上。我们知道，有木匠在，母亲生气也不会对我们怎么样。

3

给哥娶媳妇打家具，父亲初步的计划是打一对带雕花底座架的大箱子，一个方桌，方桌后带一个条几，一对后背带雕花的椅子，一对盘腿杌子，一张不带顶的床。这些家具足够了，朝新房里一摆，也不小气。但母亲坚持说要再增加一对带雕花底座架的小箱子，父亲说，木料不够。再说了，打那么多箱子，没多少用处。母亲说，木料不够，咱再买点其他的掺上。至于用处的事儿，你甭管，只管打就行，到时保证给安排好。

父亲拗不过母亲。

他知道母亲在家具问题上心存纠结。

母亲的娘家在钱高村。十七岁那年的一个中午，母亲从地里干活回来，见她的母亲站在院里的那棵杏树下，和一个嫂子说话，母亲打了个招呼，放下锄头，到灶房里用铜水瓢从瓮里舀出一瓢水，咕嘟咕嘟地喝，从水瓢的上沿处，看着那个嫂子和母亲正冲着自己微笑，便感觉到她们正在谈着的话可能与自己有关。果然，当母亲喝完水来到院子里时，母亲的母亲对母亲说，英子，你嫂子想给你说个婆家。母亲一听，脸红了，不好意思地摸着辫梢。那个嫂子说，是张家营子里一个叫陈福根的，比你大两岁，今年十九。家里原先有一个哥，过继给别人了，所以实际上除了他父母，还剩下他兄弟一人。家境不太好，但一家人老实厚道，是个过日子的人家。这陈福根呢，个头中等，长相还可以，为人也不错。母亲的母亲看了看母亲说，你嫂子说的，你可听见了？母亲不好意思说什么，头一低。母亲的母亲说，我看中，你十七了，也该找了。那嫂子说，那，抽个时间，我领那头的来你们这看看？

时间不长，那嫂子领着一个小伙子来了，就是父亲，陈福根。父亲穿着青裤子，白汗褂，白底黑帮的布鞋，浓浓的眉毛，方方的脸膛，一米七五的个头，一脸的憨厚。母亲扫了父亲一眼，心里咚的一下，想，就是他了。

一个飘了些雪花的冬天的早晨，父亲把母亲娶进张家营子了。按我们这里的风俗，新娶来的媳妇，在婆家待上三天后，要回娘家去住上几天。叫回门。这天，母亲骑着母亲的父亲牵来的毛驴，和父亲一起，回娘家了。

三天很快过去，母亲胳膊上挎着从娘家带来的红包袱，黄昏时，又回到了张家营子。

父亲正在清扫猪圈，听到母亲回来，赶紧从猪圈里出来，和父亲的父亲母亲一起，迎着母亲。

然而，母亲到了新房里一看，那一对箱子没了，一对椅子也没了，只剩下一张方桌，还有不知新从哪儿弄来的一个破凳子。母亲奇怪，问父亲。父亲吭哧半天，说家里穷，打不起家具，结婚临时借人家的，婚结完了，还给人家了。

哪有这么弄的？

母亲手里的包袱扑通一下掉到地上，气得手脚直哆嗦。但刚过门的新媳妇，不好发作，就一屁股坐到炕上，哭。任父亲的父亲，父亲的母亲，还有父亲他们轮番劝，但母亲一概不听。晚上饭也没吃，坐在炕上哭到天亮，收拾收拾，走了。

母亲回到娘家，哭晕过去。对娘家人说，再也不回张家营子了，太穷了，连结婚的箱子都是借的，今后的日子没法过。但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，母亲的母亲在跟着流了好几天的泪，叹息了一夜又一夜后，对母亲说，日子是人过的，闺女呀，只要人不孬，将就吧。人，都是命啊！母亲的父亲也劝。一段日子后，母亲的心里有所松动了。后来一个婶子偶然的一句话，促使母亲回心转意了。

母亲到水井上挑水，碰上了村里一个论辈分得叫婶子的也挑水。母亲快到井台时，那个婶子已将盛满了水的两只水桶，用担杖挑了起来。看到母亲从胡同里过来，老远问，挑水呀小陈？母亲姓孟，以为不是问她，没回话，但稍一寻思，这里没有其他人哪，蓦地想起父亲姓陈了，赶紧答，挑水，你也挑水呀婶子。挑水，那个婶子答。然后挑着水，走了。母亲望着她的背影，愣愣的，半天，想，我已经嫁给张家营子的陈福根了，不是前高村的姑娘了，都不姓孟，姓陈了。母亲眨了眨眼睛，又眨了眨，看来

自从嫁了的那一天起，今生注定就是姓陈的人了，改都不好改了。晚上，母亲躺在炕上，翻来覆去地，睡不着了。睡不着了的母亲，就想起父亲的一些好来了。

母亲又回张家营子了。

那时，母亲就暗暗发誓，好好过日子，将来宽裕了，第一件事就是打上些家具。如果以后有了儿子，结婚的家具，决不能再像她一样了。特别是有了哥，并待哥渐渐长大后，母亲就想，到哥结婚时，一定要把哥结婚的家具打好。

4

母亲对我哥特别好。

按说，哥是我们几个孩子中的老大，不论什么事都该让哥让着我们这些当弟弟、妹妹的才是，可母亲不，啥事反而都对哥多看一眼，让我们让着哥。生怕哥吃了亏。

小时候穷，天天吃地瓜、菜窝头，喝稀粥，日常里很少吃次鱼啊肉的，每回吃鱼吃肉，母亲都是多朝哥的碗里夹。有时哥不好意思了，把母亲夹的夹到我们的碗里，母亲又让我们给哥夹回去。

逢到过年，就是再没有钱，母亲想尽办法，也要给哥做上一身新衣裳，纳上一双新鞋。我哥十来岁的时候，就穿从商店里买来的衣裳和鞋子，戴从商店里买来的帽子了，而我到十五了，也还穿母亲晚上坐在煤油灯下做的粗布衣裳。做粗布衣裳的粗布，都是母亲冬天里用我们家西屋里那架织布机织的，厚不说，还特粗糙，穿上当然就远没有从商店里买来的衣裳漂亮和洋气。而由于粗布的颜色是自己买来的染料用铁锅烧水染的，还掉色，穿一天，晚上脱下来，肚子上往往因出汗，松紧带系着的那一圈，被染上了淡淡的粗布的颜色。

我跟弟弟西安曾抱着母亲的腰，哼哼着也要从商店里买来的衣裳，母亲却说，想要那你们就快快长啊，等长成大小伙子了，娘就给你们买。我们说，我哥还没长成大小伙子时，你咋就给买了来？母亲说他是哥呀！我们说偏心，嘟嘟囔囔，不服气。母亲就拍拍我们的头，听话，啊？俺抚顺和西安懂事着哩，不跟他哥攀，是吧？

我们只好撅着嘴走开。

我哥十三岁的时候，四肢无力，恶心，到医院里一查，得肝病了，母亲急得什么似的，到处借钱，背着哥上县城、省城的医院看。天天给哥熬药。满院子的草药味。熬的药怕哥喝时烫，母亲每次喂哥喝前都要自己先喝口尝一尝。

为了给哥看病，母亲都背着哥去过上海。

那时候，上海对于我们来说，就是天一样远的地方，可母亲却背着哥去了。没钱的时候，母亲在上海的医院里两天只吃一天饭，跟父亲一次又一次卖血。有一回，因接连抽血，母亲都晕了过去。

村里的孩子听说哥得的是肝病，怕传染，躲着哥，没有人跟哥玩。母亲怕对哥造成心理伤害，悄悄对我们说，他是你们的哥，人家可以躲着，但我们是一家人，不能躲着他，你们听到了吗？我们点点头。母亲给哥喂水，喂饭。晚上被子少，她跟哥合盖一床被子，通腿睡觉。哥喝剩下的粥，她也不嫌，全都喝了。

后来，在母亲的不断努力下，终于把哥的病治好了，哥恢复了健康，一天一天长大了，现在打家具要娶媳妇了。

5

最先知道我们家给我哥娶媳妇打家具的，照例是村里的娘儿们。村里的娘儿们爱扎堆。她们或在水渠上洗衣服的时候，或在大门口纳鞋底的时候，或在打酱油路过胡同口的时候，或在胡同里找孩子的时候，喜欢凑到一起，嚓嚓咕咕，谁的公公爬灰了，谁的孩子满月了，谁的闺女要出嫁了……

永远有说不完的话题。

早晨，母亲用瓢子端着一瓢子玉米，到胡同上换豆腐。村里一到冬天，街上时不时就有换豆腐的，敲着木梆子。碰上了两个也换豆腐的娘儿们，她们问母亲，你家东邻说，你们家正打家具，要给重庆娶媳妇了？她们说的东邻，就是东边和我们家一墙之隔的毛毛的娘。母亲掩饰着内心的喜悦，装作漫不经心地说，嗨，打张桌子。孩子娶一回媳妇。娘儿们问，听说日子定的是腊月十八？母亲答，嗯！找人给看的，说是个好日子。记也登了。

问着答着，不多会儿的工夫，又一个个地聚过来几个娘儿们。有端着要换豆腐的瓢子的，有拿着刚讨还来的鞋样子的，有纳着鞋底的，问母亲

木匠找的谁，木料是什么的，都准备打啥，打得怎么样了。有两个竟跟着母亲，到家里来了。她们各自的儿子也快要结婚了，准备打家具了。进来后，踩着一地的刨花子，抚摸堆在地上已解好的鲜亮的板子，锯好的掌子，已打成半拉的箱子。边抚摸还边叨咕，到我儿子结婚时打啥家具，方桌的腿要什么样子的。她们问木匠，打方桌得用多少木料，打箱子得用多少木料。蔡昌泰边在木料上画着线，边对她们的提问进行回答。徒弟则不吱声，低着头忙自己的。

第二天我上学，一个同学问我说，你们家打家具，要给你哥娶媳妇了？我说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他说，昨天晚上光辉他娘到俺家串门，对俺娘说的。光辉他娘，就是昨天到我们家看打家具的那两个娘儿们中的一个。同学讨好地说，你哥娶媳妇时，给我几个火烧行吗？我们这里娶媳妇，兴用面烙火烧。火烧大约两个五分钱的硬币大，一面有桃啊鱼啊啥的花纹，还点着红胭脂。我大方地说，行。同学说，一言为定？我说拉钩。我们两个各伸出右手食指，紧紧钩着，嘴里喊：拉钩，许愿，一百年，不许变，谁变了，是坏蛋。几个同学看我们拉钩，围过来，问你们许什么愿。那个同学说了，其他同学立即嚷嚷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我答应说，行。我被他们簇拥着。

6

蔡昌泰和徒弟，一般是蔡昌泰选择木料，决定什么样的木料，用在家具的什么地方，并在木料上确定凿孔的位置，下锯的方位。拿尺子量好，用铅笔画上记号，或用墨斗打上线。徒弟则对画了记号或打了线的木料下锯，凿孔。墨斗是一个牛角做的，粗的这头有一个缠着线的木轮，一端有个摇柄，可以摇动木轮，确定木轮上缠着的线是朝木轮上缠，还是朝外放。牛角细的那边，上方有个圆孔。圆孔里有蘸了墨的棉花团。木轮上的线通过这个圆孔的棉花团，然后从牛角的头上伸出来。伸出来的线头上，拴着一个直角的小铁片。蔡昌泰在木料上量好位置，将小铁片的直角卡在量好的位置处，拽动墨斗，墨斗上缠着线的木轮便把墨线退出来。到木料这端量好的位置处，将线摁好，把拉紧后抻在木料上的线往高里提起，突然一松，啪一下，木料上出现了一条直直的黑线。

徒弟的头上粘了些锯末。嘴角上含着一支烟卷。银灰色的烟灰已燃了老长。淡蓝色的烟，袅袅朝上升腾着。徒弟微微偏着头，眯缝着眼，一会

儿拿着师傅打了黑线的木料嚓嚓嚓地拉锯；一会儿将锯开的木料，左手握着凿子，右手握着斧子，啪一下，啪一下地凿孔；一会儿把凿了孔的木料，放在长条凳子上，用一条环形的绳子卡住，脚在凳子下面，把环形的绳子蹬紧，推刨子。随着刨子哧一下，哧一下地推动，刨花在刨子的上方翻卷，一卷一卷地落到地上，这里那里地散落着，多的地方都盖过了地皮，散发着微微的新鲜木料的清香。木料被推得溜光水滑。

蔡昌泰有时会端着茶杯，吸溜吸溜地喝茶，看着干活的徒弟，然后指点一二。有时还把凉得不凉不热的茶，端给徒弟，徒弟赶忙放下手中的锯，凿，或斧子，诚惶诚恐地接过，几口喝净，接着忙，叮叮当当。直到天黑得实在不行了，才停工，收拾起工具。

而第二天天还没大亮，又早早地忙开了。

这样，只用了不到十天，所有的家具就全打好了。

按照母亲的想法，蔡昌泰把家具都仔细地漆成了栗子色，亮亮汪汪，非常漂亮。

7

家具打好的第三天，正好我哥从水库上回来了。

灶台旁，摇曳的煤油灯光下，母亲对哥说，重庆，明天你去叫兰娟来吧，让她看看对打的家具满意不？兰娟就是我哥准备要娶过来的媳妇，叫冯兰娟，冯家桥的。哥呼噜呼噜地喝着粥答，嗯。母亲说，另外和她商量商量，看结婚还需要什么东西，咱好到县城里的百货商店里再去买一买。哥又答，嗯。

母亲说，娶一回媳妇，咱一定要竭尽全力，娶得漂漂亮亮、风风光光，让兰娟那边满意，让庄里乡亲的也看着好。

哥再答，嗯。从漆花大碗的上沿感激地看着母亲，眼睛一眨一眨。

哥不是母亲亲生的，是哥出生两三天的时候，母亲从野地里捡来的。当时哥已经被冻得奄奄一息了，是母亲把哥揣在怀里，抱回家暖过来了。

大雨如注

毕飞宇^①

1

丫头不像她的母亲，也不像她的父亲，她怎么就那么好看的呢。大院里粗俗一点的玩笑是这么开的：“大姚，不是你的种啊。”大姚并不生气。——粗俗的背后是赞美，大姚哪里能听不出来。他的回答很平静：“转基因了嘛。”

大姚是一位管道工，因为是师范大学的管道工，他在措辞的时候就难免有些讲究。大姚很在意说话。——教授他见得多了，管道工他见得更多，这年头一个管道工和一个教授能有什么区别呢？似乎也没有。但区别一定是有的，在嘴巴上。不同的嘴说不同的话，不同的手必然拿不同的钱。舌头是软玩意，却是硬实力。

大姚和他的父亲一样，是一个有脑子的人，作为父亲，他希望别人夸他的女儿漂亮，可也不希望别人仅仅停留在“漂亮”上。大姚说：“一般般。主要还是气质好。”大姚的低调其实张狂，他铆足了力气把别人的赞美往更高的层面上引。所以说，两种人的话不能听：做母亲的夸儿子；做

① 毕飞宇 1964 年生于江苏兴化。长篇小说《推拿》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，《哺乳期的女人》获首届鲁迅文学奖，《玉米》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。现居南京。

父亲的夸女儿。都是脸上淡定、骨子里极不冷静的货。

大姚夸自己的女儿“气质好”倒也没有过，姚子涵四岁那一年就被母亲韩月娇带出去上“班”了，第一个班就是舞蹈班，是民族舞。舞蹈这东西可奇怪了，它会长在一个孩子的骨头缝里，能把人“撑”起来。什么叫“撑”起来呢？这个也说不好，可你只要看一眼就知道了，姚子涵的腰部、背部和脖子有一条隐性的中轴，任何时候都立在那儿。

姚子涵的身上还有许多看不见的东西。——她下过四年围棋，有段位。写一手明媚的欧体。素描造型准确。会剪纸。“奥数”竞赛得过市级二等奖。擅长演讲与主持。能编程。古筝独奏上过省台的春晚。英语还特别棒，美国腔。姚子涵念“Water”的时候从来不说“喔特”，而是蛙音十足的“瓦特儿”。姚子涵这样的复合型人才哪里还是“棋琴书画”能够概括得了的呢。最能体现姚子涵实力的还要数学业：她的学业始终稳定在班级前三、年级前十。这是骇人听闻的。附属中学初中部二年级的同学早就不把姚子涵当人看了，他们不嫉妒，相反，他们怀揣着敬仰，一律把姚子涵同学叫作“画皮”。可画皮决不2B，站有站相，坐有坐姿，亭亭玉立，是文艺青年的范儿。教导主任什么样的孩子没见过？不要说“画皮”，“人妖”和“魔兽”他都见过。但是，公正地说，无论是“人妖”还是“魔兽”，发展得都不如画皮这般全面与均衡。教导主任在图书馆的拐角处拦住画皮，神态像画皮的粉，问：“你哪里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呢？”偶像就是偶像，回答得很平常：“女人嘛，就应该对自己狠一点。”

姚子涵对自己非常狠，从懂事的那一天起，几乎没有浪费过一天的光阴。和所有的孩子一样，这个狠一开始也是给父母逼出来的。可是，话要分两头说，这年头哪有不狠的父母？都狠，随便拉出来一个都可以胜任副处以上的典狱长。结果呢？绝大部分孩子不行，逼急了能冲着家长操家伙。姚子涵却不一样，她的耐受力就像被鲁迅的铁掌挤干了的那块海绵，再一挤，还能出水。大姚在家长会上曾这样控诉说：“我们也经常提醒姚子涵注意休息，她不肯啊！”——这还有什么可说的。

2

米歇尔很守时。上午十点半，她准时出现在了大姚家的客厅里。大姚和米歇尔的相识很有趣，他们是在图书馆的女卫生间里认识的。大姚正在

女卫生间里换水龙头，迈克尔叼着香烟，一头闯了进来，还没来得及点火，突然发现女卫生间里站着一个大个子的男人。迈克尔吓了一跳，慌忙说了一声“堆（对）不起”，退出去了。只过了几秒钟，迈克尔晃悠悠地折回来了。她用左肩倚住门框，右手夹着香烟，扛到肩膀上去了，很挑衅地说：“甩（帅）哥，想吃豆腐吧？”嗨，这个洋妞，连“吃豆腐”她都会说了。大姚说：“我不在卫生间吃东西，也不在卫生间抽烟。”大姚说话的同时指了指身上的天蓝色工作服，附带着用扳手敲了一通水管，误会就这么消除了。迈克尔有些不好意思，她把香烟卷在掌心，说：“本宫错了。”大姚笑笑，看出来，是个美国妞，很健康，特自信。二十出头的样子，是个长不大的、爱显摆的活宝。大姚说：“知错能改，还是好同志。”

人和人就是这样的，一旦认识了，就会不停地见面。大姚和迈克尔在“卫生间事件”之后起码见过四五次，每一次迈克尔都兴高采烈，大声地把大姚叫作“甩哥”，大姚则竖起大拇指，回答她“好同志”。

暑假之前大姚在一家煎饼铺子的旁边又和迈克尔遇上了。大姚握住手闸，一只脚撑在地上，把她挡住，直截了当，问她暑假里头有什么打算。迈克尔告诉大姚，她会一直留在南京，去昆剧院做义工。大姚对昆剧没兴趣，说：“我想和你谈笔生意。”迈克尔吊起眉梢，把大拇指、中指和食指撮在一起，捻了几下，——“你是说，沈（生）意？”

大姚说：“是啊，生意。”

迈克尔说：“我没做过沈（生）意了。”

大姚想笑，外国人就这样，说什么都喜欢加个“了”。大姚没有笑，说：“很简单的生意。我想请你陪一个人说话。”

迈克尔不明白，不过马上就明白了，——有人想练习英语口语，想来是这么回事。

“和谁？”迈克尔问。

“一位公主。”大姚说。

美国佬真够呛，他们从来都不能把问题存放在脑袋里，慢慢盘，细细算，非得堆在脸上。经过嘴角和眉梢的一番运算，迈克尔知道“公主”是什么意思了。她刻意用生硬的“鬼子汉语”告诉大姚：“我的明白，皇上！”

不过，迈克尔即刻把她的双臂抱在乳房的下面，盯着大姚，下巴慢慢地挪到目光相反的方向。她刻意做出风尘气，调皮了，“我很贵了，你的